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躋雲樓 第三回 山陰嶺借宿訂喜耦

話說柳毅得了二十五兩銀子，把家安點了安點。剩餘若干，拿到武陵縣內買了些筆墨、紙張、耳碗、汗巾等物，就往岳州、澧陽一帶遊學變賣去，至月餘，也落得二三兩銀子，回來奉養母親。這正是：只因家無柴和米，那顧身歷水共山！

柳毅在外遊學，正當七月天氣。餘暑未盡，大雨猶來。一日清晨，從安鄉縣起身，走到山陰嶺前。你說這個嶺好不難上，一高一低，從紅日初升直走到時近傍午，方才上得嶺來。緣定石崖，走有裡許。見一塊石板，其大如牀，其平如砥。旁有垂楊四株，蔭陰下罩。前邊長著許多花草，甚是幽雅，又極涼快。柳毅就坐在這石板上歇腳，望下一看，如在半虛空中。一時興動，取出筆硯，作古風一篇，道其景云：

峭石壁立步難投，側耳只聞澗水流。
攀藤費盡百般力，隻身始登峻嶺頭。
嶺頭上與霄漢通，巒嶂悉被白雲封。
虎豹斂跡顯有象，蛟龍遁形潛無蹤。
綠樹蒼茫遮紅日，黃花爛漫映青松。
君不見：
洞可棲仙似三神，穴可藏書賽二酉。
獵夫擔禽巔上來，牧童騎牛崗下走。
嶺間佳趣准賞玩，暢懷何須沾美酒！

柳毅詩才賦完，一時神倦，倒在石板上睡去。及至醒來，滿天雲霧，並不知是什麼時候。只見西北一帶電光閃閃，雷聲轟轟，漸來漸近。欲下山去，恐趕莊不著；欲在山上，雨來人無處躲閃。前瞻後顧，甚是作難。心中又一轉想著：「或者嶺南有避雨處也未可知。」就轉過嶺頭，向東一看，遠遠望見一個草門，內有茅屋三座。柳毅喜道：「這卻是家人家，何不向彼投去？」就探著他的貨物，直往東走。

走到門口，叫聲：「有人麼？」從裡面走出一個老媽，年紀不過五十。開門問道：「是做什麼的？」柳毅答道：「小生遊學到此，大雨忽來，無處可躲。特投貴宅，暫歇片刻，兩住就走。」老媽道：「這卻無妨！請相公內邊屋裡坐。」

柳毅進去，老媽仍把門關上，讓柳毅中堂裡坐定。當時獻上茶來，老媽問道：「相公是何處人？」答道：「小生是朗州武陵縣人，住在梅花村內。」又問：「尊姓呢？」答道：「小生姓柳。」又問：「家中父母俱全嗎？」答道：「只有家母，先父去世數年了。」又問：「貴娘子多大了？」答道：「拙荆前歲亡故了。」又問道：「可曾再續否？」答道：「小生家道貧寒，一時安能說就！」又問道：「相公可曾發過嗎？」答道：「雖經發過，猶之未發。」老媽道：「相公這等妙年，兼以蒙過鄉薦，有女家不肯招以為婿，可謂有眼無珠了。」

柳毅問老媽道：「夫人貴姓？」老媽答道：「老身姓寅，先夫寅文炳，去世已久。只一女兒，名喚虬兒，同老身在此度日。小女今歲十八，尚未許人。適值上親家去了，數日還未回家。相公既係鰥居，老身斗膽上攀，願以小女奉侍巾櫛，意下若何？」

柳毅答道：「萍水相逢，夫人盛情，如何敢當？」老媽道：「山間村俗，相公未見小女的容顏，怎肯輕相許諾？彼此有心，從長商議。」

話才說完，大雨盆傾，直下了三個時辰方才住點。忽然風吹雲散，露出一輪明月，從東而上。老媽就在兩邊房裡收拾牀鋪，柳毅宿了。老媽亦關門睡去。

柳毅心裡度量：「這是個什麼人家，母女兩個敢在這深山中居住？且素不相識，卻慨然以女兒許我，甚屬蹊蹺。」左思右想，翻來覆去，總睡不著。

到了三更時分，月光上升，滿院明亮。忽聽牆外風響，如有人進院一般。柳毅起來，從窗櫺內往外一看。見個素裝女子，騎一黑虎，從空而降。那女子叫道：「母親，開門！孩兒回來了！」老媽起來，把門開了，問道：「你為何數日不回家來？」答道：「孩兒巡山已周，聞說西域王母於八月十六日大會群仙，孩兒欲赴蟠桃盛會。走到半路中間，遇著文殊菩薩。說孩兒道業雖深，俗緣未盡。還該在人間享三十餘年榮華，方才歸成正果。這會兒還赴不得。所以回來，住幾日。」又問道：「西廂內似有人窺看，是誰住在這裡？」老媽答道：「是個遊學的，姓柳。」那女子道：「可是武陵梅花村柳毅嗎？」老媽道：「想必是他。」女子道：「母親為孩兒擇配，多不稱心，此人斷不可當下錯過！」老媽道：「我已提及，彼尚未應。明晨再作計較。」母女兩個進入屋中，把門關上。

柳毅到了次早，起來要走，老媽留道：「山中別無可敬，聊具盤餐，以盡主情。」就著虬兒送水一盆巾一幅給柳毅洗臉。柳毅抬頭一看，只見虬兒：

腰如臨風楊柳，面似出水芙蓉。金蓮三寸等彎弓，兩目光覺光靜。羞同羞花閉月，堪擬落雁流鶯。結緣何須係赤繩，早把心神牽動。右調《西江月》

柳毅見了虬兒的姿色，早有些欣羨之意。臉已洗完，老媽讓他在中堂坐下，說道：「方才送水的就是小女，可配過相公嗎？」柳毅道：「令愛丰姿綽約，小生殊覺形穢。」老媽道：「夜晚所說結親一事，可肯應承否？」柳毅道：「夫人既不下棄葑菲，小生敢不上陰絲蘿！但路途遙遠，家無日用，聘娶之資，苦無所出。此中尚須酌度。」老媽道：「老身志在擇一佳婿，增光門楣，並不苛求六禮。但著小轎一乘，親來把小女迎去，這就是了。家無餘錢，斷不可過為鋪張。」柳毅道：「老夫人如此相諒，小生自應允從。」就轉身謝過老媽，老媽回答道：「矣婿嬌客，老身焉敢當禮！」說罷，排飯款待柳毅，無非山雞、野兔、豕醢、鹿脯等品。

飯畢，柳毅取出湖筆一封、徽墨一匣、耳挖一支、汗巾一條，遞與老媽。說道：「小婿道途倉皇，未暇備禮，聊具不腆，以代聘儀。」老媽接過，送入裡間，叫虬兒收住。隨後拿出繡囊一個、紅箋一幅，遞與柳毅，說道：「此囊係小女親手纂成，箋上詩句係小女親筆所作。矣婿帶去，以為憑信！」柳毅接在手中，先把詩句一看，上寫道：

吹簫引鳳事誠遙，射屏結緣材可標。
織女下機河畔待，再望七夕填鵲橋。

柳毅看畢，暗喜道：「此女不惟有貌，兼以有才，真堪為吾嘉偶。」遂與老媽約定：八月二十六日來娶。老媽親送柳毅下嶺而去。這且不題。

卻說山陰嶺南有座老山，名曰蟠龍山。山上有一個石洞，洞裡有個熊精，頗有些道業，人都呼他為熊大王。他羨慕虬兒的美貌，屢次托媒來說，要娶他去做壓寨的夫人。虬兒執意不肯，熊精老羞成怒。意欲壞虬兒母子的道業，卻又無法可使。

熊精洞裡有他的一個姘妾，叫做靈狐。善於窺人動靜，聽人言語。就差他不時地來嶺頭上打探。那日寅夫人與柳毅結親所說的言語，都被靈狐聽去。回來面向熊大王一訴，熊大王大怒。就率領許多山精，來與虬兒母子廝殺。寅夫人終是個女質，屢次敵他不過。就在岳州城裡買了一處房子，母子兩個搬去居住，改作姓王。熊大王才不敢進城去鬧。

話說虬兒母子住在岳州城裡，一切媒人聽說他家有個女兒，才貌兼全，題媒者不離其門。王夫人道：「我家姑娘生來手上有個『柳』字，是與姓柳的係有夙緣。嗣後非柳生，不必來說。」眾媒漸漸退去了。

卻說柳毅自與寅夫人結親，而後回到家中。莊氏問道：「你這次出去，所獲若何？」答道：「錢雖不多，幸得結了親事。」遂一一告訴他母親。莊氏道：「這等人家的女孩，到咱家才能安生。須作速娶來，與我作伴才好。」柳毅道：「孩兒已約定下月二十六日過門。」

柳毅就制了幾件頭面，做了兩套衣服。到得八月中旬，僱了一乘小轎，親自領著，直投山陰嶺去。走了幾天，已到嶺上。記得原舊去處，走到跟前。宅房俱沒，只剩得一個石洞，洞門半掩半開。往裡一看，有些爛柴，門外堆著些骨頭，卻原來是個虎窩。

柳毅正發疑悶，旁邊一個獵戶高聲喊道：「別往裡看，裡邊有虎！」嚇得柳毅撒身跑回。獵戶問道：「相公，你是要做麼？」答道：「此處有個老媽，姓寅，上月間曾在他家避雨一宵。今日過此，特來看他。是搬在那裡去了？」

獵戶道：「此處歷來沒有人家，往日有兩隻母虎，居此洞中。一個是娘，一個是女。夜夜出來，步罡拜鬥，修了不知多少年。時常變成婦女形狀，在嶺上行走。他不傷人，人也不想害他。他卻能鎮山嶺，左近山中近些年來並無大蟲。自他兩個走了，這幾天山中大蟲成群，午後就出來害人。這洞中現有十數多只，相公作速下嶺去罷！少遲，恐為所傷。」

柳毅聽說，嚇得出了一身涼汗。心中悵然，就在洞旁石壁上題詩一首，道：

坐依石壁聽松風，翹首再望嶺頭東。
素裝仙娥何處去？茅廬數椽跡成空。
巫山如故陽台渺，桃源猶有路莫通。
回憶從前訂約日，宛似南柯一夢中。

柳毅題詩已完，下得嶺來，落在店中，寫封家字，叫跟來的人帶回。自己到灋陽城內，買了些貨物，仍舊逐處遊學去了。

一日，游到灋陽城西一個莊上，這莊叫做齊家坊。天色已晚，趕店不及，就在莊裡尋宿。見一個老人坐在門口，柳毅向前道：「小生姓柳，遊學天晚，趕店不上。望老先生借座閒房，暫住一夜，蒙情不盡。」那老人道：「我路南有閒房三座，盡可住了。但裡面不靜，你未必敢去。」柳毅道：「我常常出門，膽子極大，並不怕麼！」齊老人道：「你既然不怕，我就送你裡邊去睡。」柳毅跟著那老人，進來一看，卻是三座瓦房。正房中間，有現成小牀一張。柳毅道：「這卻甚妥。」齊老人叫人送過一壺茶來，向柳毅道：「適值小兒夜間赴館去了，若他在家時，定叫他來與你作伴。」說罷，齊老人退去。

柳毅就在牀上睡了。天氣尚熱，前後門並沒關煞。睡至半夜，微有月色。見一個人眉毛長有寸許，走到牀前，笑著說道：「柳孝廉，你我有緣，明日務帶我武陵去看看。」柳毅全然不怕，亦不答言。那長眉人就在牀邊上坐下。

少頃，從外又進來一人。紗帽圓領，黃袍玉帶，叫道：「長眉，中堂內有生人氣，你看是那個賤奴在此攪鬧？速速給我拉出去！」長眉答道：「不是賤奴，卻是貴客。」那人向前一望，驚走道：「果是貴客！我且迴避！」直奔西廂內去了。柳毅問長眉道：「方才來的，是何鬼怪？」長眉答道：「並非鬼怪，乃金精也。」柳毅問道：「埋在何處？」答道：「在西廂牖下石匣內。」說罷，長眉人也同歸西廂而去。

到了天明，齊老人進來，問道：「夜間曾見鬼否？」柳毅答道：「並無甚鬼。西廂南牖下有金子一匣，是他成精作怪。何不著人掘出？」齊老人叫了人來，果於西廂南牖下掘出一個石匣來。開匣一看，內有黃金五百餘錠，齊老人從此大富。拿出十錠來酬謝柳毅，柳毅不受。讓之再三，就中取了一錠。兩翅甚長，約有三十多兩。齊老人留柳毅住了一天，彼此敘談。方說他兒子也是個孝廉，柳毅卻以未曾見面為憾。

卻說柳毅得了這錠金子，回到家來，母親莊氏道：「吾兒誤尋虎女，幸沒娶來，卻是咱家造化。」柳毅把金子一錠交與他母親，莊氏道：「前年拾銀四封，不能享受。今又得金一錠，斷勿終致消耗。」遂叫柳毅把這錠金子兌換成銀子，從容度日，再不外邊遊學去了。

未知柳毅後來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